

市井烟火 陈春丽

我的老师



罗映球黑白木刻作品《向老师致敬》。资料图

九月九日傍晚，微风不燥，透着明快的凉意。我早早吃了饭，特意穿上亮丽的裙子，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再精神些，再鲜亮些。今晚，要去见我的小学老师，李九金。

到了老师的家，夜幕已降临。我在门口轻唤：“老师！”老师应了一声，缓缓转身，见是我，眼里又是那道熟悉的亮光。他起身迎接，动作颤颤巍巍，脸上因激动泛着红光。三十余年光阴倏忽而过，此刻我才真正懂了“岁忽忽而道尽兮，老冉冉而愈弛”的分量——原来岁月的刻痕，都藏在故人的步履与眉眼间。

记忆里的李老师，个子不高，当年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往讲台上一站，清清爽爽，丰神俊朗。语文课上，他的粉笔字，字字神气俱足，横平竖直间皆是气力，让人不能忘。粉笔划过黑板的“咯吱咯吱”声，都成了刻在耳畔的旧调。后来，我能稍许随性驾驭文字，大抵都源于他当年的点拨。记得那次写《东山岭游记》，我写“……山石间的花朵次第开放，大小的蝴蝶在争奇斗艳的花丛中翩翩起舞……”他在课堂上朗读时，语调似裹着山间的花香，同学们的目光像聚光灯般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心底像有千万株草木破土，花苞噼啪绽开，连蝴蝶都循着文字气息飞来，在心头嗡嗡起舞。原来，文字能让我这样被看见，被喜欢。少时情怀，一朝被触动，便生根发芽，终成情结。从此，我便爱上了写作。

李老师的音乐课，更是我们童年最盼的时光。那时教学设备简陋，唯一的乐器是一架旧脚踏风琴。夏日的课堂上，老师一顿一顿地踩着风箱，粗短的手指在琴键上灵巧游走，《乌苏里船歌》的辽阔、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的温情、《粉红色的回忆》的清甜，还有《蜗牛和黄鹂鸟》的俏皮，都从那架风琴里流淌出来。他身子会轻轻往后仰，跟着旋律微微晃动，声音高亮饱满，像浸了江水般清冽。我们围着风琴唱，虽唱得粗疏，却也富质感、轻松，如大大方方敞开的一派山水。他端坐风琴前的模样，成了我们心里一尊永远鲜活的雕像；而那些歌，便成了往后岁月里，一哼起就暖透心房的旋律。

那时他上课，手里总握着一根小木棍，用来指点黑板上的字，偶尔也成为调皮同学的“戒尺”。老师有两子一女，他们名字的首字竟与我的相同，加上我语文成绩常居前列，他待

我便多了几分偏爱。班里调皮的同学总逗我，说我是老师的“干闺女”，甚至开玩笑说我是老师的“儿媳妇”，我总会跑去找老师告状。老师便把他们叫上讲台，他自有办法“整治”他们，大家笑作一团。有时，我倚着他的偏爱，也会跟着同学起哄，他便张开手指，咬着嘴唇轻轻按我的头，或是举起木棍作势要敲，可我不从不怕——我知道，那是他装出来的“凶”。

在我们眼里，李老师性子纯良，平日里和颜悦色，与同事谈笑时眼底透着明朗纯净，这份明朗纯净里还藏着一丝狡黠。无论课上课下，老师都揣着一份富足的幸福。课间，我们总爱往老师宿舍跑，他的寝室窗明几净，办公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书本和作业有序叠放，一切都透露出师者的儒雅与从容。

童年就像骑着快马掠过梨树林，满是清亮的欢腾。笑着闹着，我们便毕业了，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。刚工作那几年，我任职的地方离老师家近，出门常能遇见。每次碰面，他都眼神发亮，满脸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或许是相见频繁，我竟忽略了他鬓角的白发在悄悄增多。后来，日子被工作与家事填满，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只是偶尔会想起。

老师晚景惨淡，师母病逝，孩子很少陪在身边，他孤身一人生活。有时在街上遇见，他骑着电动车去买菜，身子还是习惯性地往后仰，却没了当年跟着旋律摆动的松弛。他身后的光景，像过了季的果园，曾经的热热闹闹已不复存在。

去年三月，我去海口开会，几位小学同学偶然相聚。说起李老师，像打开了一台尘封多年的旧唱机，那些熟悉的旋律瞬间在席间流淌。我们轻声哼着“阿树阿上一只黄鹂鸟”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”，眼眶竟都湿了——原来那些与老师有关的光光，从未真正被遗忘。

今晚的老师格外兴奋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这些年的哀乐喜怒，虽然有些口齿不清，眼神却格外清亮。我坐在他身旁，静静听着，偶尔说起自己的工作，故意把成绩说得热闹些，只想让他多些欢悦。在老师面前，我从不设防，不必伪装，连任性都显得理所当然。许是职业天性使然，他的学生遍布各地，优秀者众，但他独对从事语文教育的我格外满意，我像极了我最得意的作品。所以在他面前，我总想多呈现几分“衣锦还乡”的荣耀。他还一一问起当年的同学，记性好得惊人。他就像一位守风筝的人，即便所有风筝都已断线，飞向了远方，他依旧记得每一只风筝的模样与颜色。

琼州风物 吴源

龙江石虎记



万泉河龙江段。资料图

万泉河中游，龙江南正村对岸，码头旁的密林处，突兀一奇石，貌似老虎，人称“石虎”。

石虎立石壁镇，面龙江，可谓虎踞龙盘。其状似要过河，似饮水，又似凝望，似思索……历经千百年风吹雨打，杂草

横生，伤痕累累。石虎神态依旧气定神闲，威风不减。

龙江地处丘陵山区，过去陆路交通不便，主要靠水路。石虎滩成为万泉河航运必经之地，也是一处重要码头。历来人流兴旺，人康物阜。石虎身居要塞，虎视八方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

石虎身有摩崖石刻，刻有“文炳”二字，三百米开外的对岸依稀可见，不知何方人物所题。字体坚实，结构方正。笔画遒劲有力，虎虎生气。看虎神、观虎态。此情此景，读此石刻题字，联想古有成语“虎生文炳”，顿觉自然景观与题字匹配得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，奇妙无比。

石虎面前的万泉河，纯净清澈，日夜流淌。“虎生而文炳，凤生而五色，岂以五采自饰画哉？天性自然也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秦宓传》）。龙江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石虎伴龙江，龙腾虎跃的美好画卷浑然天成。万泉河两岸的龙江、石壁土地肥沃，林木繁茂，花草葱茏。椰树高挑，椰叶凤羽，迎风飘扬。槟榔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妩媚动人。青砖白瓦农家小院，隐卧其间。鸡犬相闻，不见人家。田园耕地，小路点缀其中，愈见清幽、恬静。俨然“天人合一”的世外桃源，藏龙卧虎之地。

靠近河边，就会看到石虎脚下有天然的石台，常年被水淹蚀。于是侧面泡出一条条清晰的纹理，有高有低，有深有浅，就像斑驳的年轮，凸显石虎岁月漫长，仿佛厚重的史书，记录着世道沧桑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龙江就涌现出不少投身革命的杰出人物。如中共琼崖特委常委、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政委冯国卿，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、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王克礼，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三师常委王玉甫，等等。龙江民风淳朴，刚正不阿，龙精虎猛，富有革命精神。革命战争时期，龙江的乡亲曾冒着生命危险，鼎力相助琼崖革命，有船的出船，有力的出力，为我党在母瑞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。龙江人坚定而朴素的义举，低调正直等内在特质天然禀赋，如石虎般厚实、威武、无畏，“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”（《易经·革卦》）。

龙江重文重教，是耕读之乡，华侨之乡，“虎生而文炳”。农家子弟立志读书求学，家人即使顿顿吃番薯，天天椰子盐、咸鱼仔下饭都心甘情愿。有些不甚殷实的家族，也会聚全族之力培养后学。明清时期，孩子考上县一级学校，家族会分拨一份祖田给该户，耕种或出租，分担孩子上学费用，直至完成学业。龙江华侨热心助学更是感人至深，一些身居南洋、海外的乡亲，捐资办学，建教室、图书馆，购置书架、书籍、座椅等等。在乡村，华侨年终汇款，也会特别备一份红包，奖励优秀学子。信中语重心长，叮嘱某某子弟好好读书。

在多方影响和激励下，农家子弟发奋学习，人才辈出。龙江的中洞六合岭村，可谓“炳焕文中虎”。全村45户人家，就有47位教师。村中一户人家就有7位当教师，有夫妻父子，有兄弟妯娌，可谓名副其实的教师村、教师之家。龙江文客村，平均户户有大学生，还有数位名校博士、博士后及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，小小乡村人才济济，人文鼎盛，虎虎生气。

梁赛蛟是海南知名琼剧艺术表演家和剧作家，男扮女装，唱旦角名噪琼岛和东南亚。排坛宿将吴武景，曾加入“八一”队参与全国排球赛并获好名次。在比赛中，他是主攻手，生龙活虎，以扣球出名，威震琼州。

龙江是万泉河中重要的一段。我的外祖父天统公是平凡的耕读百姓，下里巴人，远离主流展览，没有条件出版专辑画册。他的书法、文学在专业史册上名不见经传，但他的书法文字是悠悠的万泉河水，流淌在乡村文化传统中，流淌在百

姓心坎里，他是乡村的“文炳之虎”，固守着一方传统、守望一方水土和文化。

石虎是龙江的图腾，历经岁月洗礼。如今山水、人文愈加鼎盛。石虎摩崖石刻中，还刻有“步瀛洲”三个字，瀛洲是神仙居住的地方——虎生文炳步瀛洲——龙江石虎，寄托龙江人多么美好的精神境界和高远的人生目标。

如歌行板 冯花

雨林归隐

当都市的喧嚣被我们抛在身后，车轮碾过蜿蜒的乡路，海南中部热带雨林中的这家民宿，便如一方秘境，缓缓揭开了它的面纱。

那竹制的廊檐如自然生长的肌理，将天光滤成斑驳的碎金，远处的蛋形木屋隐在芭蕉与椰林的簇拥里，玻璃阳台映着流云，仿佛把一方天空都圈进了这尘世的桃源。茅草覆顶的凉亭下，一方木桌静候着我们的欢语，吊灯的暖光从草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未及入夜，便已先有了几分朦胧的诗意。

待得夜色笼罩，庭院烧烤的烟火便袅袅升起来。五花肉串在签子上泛着诱人的红，韭菜碧绿如翡翠，生蚝卧在壳中似藏着深海的秘味。炭火噼啪，将食物烤出焦香，翻转烤串，酱汁在高温下滋滋作响，那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乐章。就着友人精心准备的啤酒，烤肉在唇齿间绽开丰美的滋味，忽觉这寻常的烧烤，因了这方天地，因了这群挚友，竟也有了几分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的雅趣。

酒至微醺，便有人取了箫与琴。箫声一起，清越如寒泉漱石，在庭院里悠悠回荡；琴声悠扬，假如爱有天意和山楂树之恋的缠绵，在夜空中织就一张如梦的网。我们或坐或立，在这乐声里仰头望月，那时的月，格外皎洁可爱，清辉洒在我们笑盈盈的脸上，也洒在那茅草亭的灯影里，恍惚间，竟不知是身处画中，还是画在心上。

水果盘里，青提如翠玉，红提似玛瑙，石榴咧开了嘴，冬枣缀着糖霜，一旁的果饮在壶中泛着绯色的晕。我们吃着，聊着，在这雨林深处的庭院里，我们卸去了所有的防备，只做最本真的自己。

夜深了，木廊下的灯串如星子坠落，将庭院勾勒出温暖的轮廓。“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”，虽无船，无星河，却有这一院的清欢，和身边这群可遇不可求的良友。

今夜，我们在雨林归隐。归的是身，隐的是心。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我们暂别了尘世的纷扰，把时光酿成了酒，把相聚写成了诗。朝阳再起，我们终将回到各自的轨道，但这段在盎然绿意中度过时光，这竹影、这箫声、这烧烤的烟火与挚友的笑靥，都将化作心底最温柔的印记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每当想起，便如饮甘醴，沁人心脾。



海南中部热带雨林。资料图